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公民生态素养培育研究

章新风

(温州城市大学 浙江省温州市 325038)

摘要:新时代公民个人生态素养的高低决定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与成败。由于生态教育匮乏、生态价值观导向错误、生态法制建设不够完善等原因,我国公民生态素养不足表现为知识匮乏、生态意识薄弱、缺乏维权意识、生态行为践行度低。提升公民生态素养必须汲取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智慧,树立新时代生态发展观;打造融生态教育于终身教育体系的“大生态”教育观;推进生态文明教育的法制建设。

关键词:生态素养;生态文明;生态文化

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物种濒危加剧,生态危机逐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保护生态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探索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并重的发展模式也成了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发展的必经之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宏伟目标,并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快生态文明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明确到21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1]在这样的背景下,创设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培育公民的生态素养既是我国高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也是实现社会公民终身教育和全面发展的需要。

二、生态素养的起源和发展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掌握环境和周围动植物的相关知识。到了古希腊时期,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诸多哲学家著作中都包含明确的生态学内容。^[2]二十世纪以后,生态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研究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独立学科。自从1968年美国学者Roth首次提出通过环境教育培育具有环境素养的公民后,“环境素养”这一全新的概念就逐渐引发了社会各界和学者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将1990年定为“环境素养年”,并提出环境素养应该成为全人类基本的功能性教育。^[3]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开始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1992年,美国学者大卫·奥尔(David Orr)最早使用了“生态素养”一词,他指出生态素养的人应具备生态环境的相关知识和关注生态环境的态度,良好的生态文明行为,并能用生态系统的概念来思考这个世界。^[4]换言之,生态素养是关于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的修养或品质,是公民素质和现代文明素养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公民生态素养的现状和原因

(一)中国生态环境现状

2021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虽然较之前几年明显改善,但生态问题依然严峻。根据202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近三分之一城市的PM2.5平均浓度超标,并伴随区域性重污染天气;影响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是重金属;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为1.2%,水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突出,辽东湾、渤海湾、长江口等近岸海域污染较为严重。^[5]近年来水环境中广泛存在的微塑料污染引发了世界关注,而我国每年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占总量的27.7%。^[6]难以降解的微塑料不仅对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的水生生物产生危害,也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安全。

(二)中国公民生态素养现状

第一,公民生态知识匮乏。掌握一定的生态知识和生态保护知

识是培育公民生态意识的基础,也是公民展开生态保护行为的前提。根据2014年的《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只有不到一半受访者能够准确说出世界环境日、环境问题举报电话等内容,能准确说出PM2.5的受访者不到16%。而民众对于包括生物多样性、土壤流失、森林砍伐、沙漠化、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人类生活关系等的系统生态知识鲜有深入了解。而近几年冰川加速融化、极端气候频现、细菌病毒肆虐,无一不给无知又贪婪的人类敲响了警钟。

第二,公民生态意识薄弱,缺乏维权意识。生态意识的高低反映了公民素质的高低,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7]由于民众生态意识和法制意识的薄弱,超过半数的受访人群对身边的污染环境行为置之不理,而且在农村等落后地区这点尤为突出。由于工农业污染、城市污染、产业转移和企业搬迁、民众生态意识和环境维权意识的缺乏,中国乡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现恶化趋势。^[8]

第三,公民生态行为践行度低。我国公众生态文明意识的特点为“高认同、低认知、践行度不够”。有些人即使掌握了一定的生态知识,也并不意味着生态践行度就高。相反,不少人在生态行为方面表现为“知行不一”,在节约资源、理性消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及主动宣传生态文明方面依然不尽如人意。

(三)造成中国公民生态素养不足的原因

其一,生态教育匮乏。大卫·奥尔指出:未能培育人们的生态素养这是教育不负责任的罪过。^[9]长期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缺乏“大生态”的理念,并未意识到普及生态知识、实施生态教育在保护地球生态系统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性,这就导致学校的生态文明教育呈现零散和碎片化的特点、且缺乏知识的整体性和体系化。各种科目的讲授中普遍缺少生态视角的反思和教育,因而造就人们与大自然的隔阂和疏离,生态知识匮乏,生态意识淡薄,变成生态糊涂虫甚至是生态文盲。

其二,生态价值观导向错误。由于我国在较长时期内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生态保护让位于经济利益的需要,加上西方媒体和广告商大肆宣扬“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这无疑对民众价值导向的偏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人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感官享受和自身利益,无视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对生态恶化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其三,生态法制建设有待完善。我国虽然近年来相继出台环境保护法、生态补偿法等法律。然而,一方面,生态立法的速度仍远远跟不上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实践活动和需求,无法平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对环境的惩治以环境行政处罚、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的刑事案件为主,体现出“重治理,轻预防”的特点,这既不利于公民生态素养的提升,也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四、培育中国公民生态素养的途径

(一)汲取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智慧,树立新时代生态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体现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10]中国自古以来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蕴含着大量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智慧和生态伦理。

儒家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对待自然资源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从孔子《论语》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到《淮南子》提出“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不仅充分体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还揭示了儒家提倡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和野生动物资源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哲学观。道家代表作《道德经》规劝人们顺应自然而非背离自然。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一切生命都源于“道”,“道”是生命的本源,万物都具有相等的价值,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少私寡欲”、“万物平等”。佛教信奉“因果报应”和“众生平等”的生态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这些提倡遵循自然规律,保护自然和万物的生态思想蕴含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和当下倡导的和谐共生的生态观相吻合,对于打破甚嚣尘上的“人类优越论”的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

(二) 打造“大生态”教育观,融生态教育于终身教育体系

1. 开展环境户外教育,培养热爱自然的生态情感

20世纪70年代英国绿党议员 Lucas 提出了环境教育著名的“卢卡斯模式”,生态环境户外教育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美国儿童权益倡导人 Richard Louv 提出“大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概念,这促成了“让儿童走向户外”法案的出台,户外“生态素养”运动自此在世界各地蓬勃开展。而环境户外教育正是通过让学生观察大自然的生物群落和群落内的生物多样性、动植物栖息地,去近距离欣赏、接触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尊重生命和自然规律。只有具备了亲近生命和大自然的生态情感,才能为开展生态环境知识教育和培养生态素养奠定情感基础。

2. 渗透到各科教学,普及生态教育知识

人类、文化和社会都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自然学科、还是社会和人文学科都和生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和融合,这不仅促进了国外不同学科的“生态转向”以及和生态学相关的交叉学科的兴起,也为生态知识和不同科目相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此,1965年德国率先提出发展环境教育,英国环境教育根据“卢卡斯模式”也采取了在各部门学科中融入环境教育目标的策略,均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我国除了结合当地生态特点,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教育通识课程体系外,还应将生态教育纳入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各科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中。首先,各门学科应明确将弘扬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入挖掘和提炼教学内容中的生态知识和生态文化,如地理课上普及环境科学知识、生命的相互关联性以及生态国情教育;语文教学课上可利用自然文学的语篇鼓励学生关注自然、热爱自然和保护自然;历史课从国家和文明的衰亡深入剖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态观;艺术课堂上穿插生态艺术和生态美学,提高学生的生态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再次,教学方式上寓生态教育于生态实践活动,达到隐性育人的目的。最后,教育活动场所上,从课堂教育拓展到户外教育,实施顺应自然的人性教育。

3. 建立多维生态教育体系,实施全民终生生态教育

大卫·奥尔认为生态素养的教育是应当贯穿所有的教育过程的核心要求。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和挪威政府都实施终生环境教育战略,规定环境教育应面向所有受教育者的一生教育中。首先,教育部门建立一套涵盖各个年龄层次、各个教育层面的职业培训体系的生态文明终身教育体系,灌输以地球为中心的教育。其次,政

府、学校、企业、社区、社会团体等生态教育行动主体承担起生态责任,分方式、级别和层次对公民进行生态情感、生态知识和生态行为潜移默化的渗透和教育,通过学习培训、环保公益活动、科普宣传、讲座、展览等方式让全体公民接受终身生态教育。

(三) 推进生态文明教育的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有效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前提和保障。生态文明教育发达的国家普遍有《环境教育法》保障,1970年美国颁布《环境教育法案》并设置相关部门来主管环境教育工作,专门为各地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随后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也纷纷效仿。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生态文明教育法律法规,这就导致“大生态”的教育理念并未获得法律层面的认可,生态文明终身教育体系和框架无法构建,各级各层的育人目标和实施细则没有明确规定,无法获得相应的财政配套支持,在生态教育方面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并不明晰等,这就严重阻碍了生态教育的全面实施。

因此,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当务之急便是出台《生态文明教育法》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文件引导生态文明的风向,为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和行为规范,赋予公民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管理和监督等权益,做到以“预防”和“教育”为主,“治理”和“惩戒”为辅的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法案,这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上法制化道路,塑造公民的生态人格和提高公民生态文明素养的先决条件。

五、结语

公民的生态素养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公民拥有良好的生态素养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素质和根本途径,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团体和媒体等机构的协同联动,通过生态教育使每个公民提高生态意识,自觉维护与其自身生存和发展休戚与共的生态环境,全社会形成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价值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打好捍卫“蓝天、碧水、净土”的生态保卫战,创建“美丽中国”和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丁贞权. “美丽中国”建设视域下高校学生生态素养培育——基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视角[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2): 40.
 - [2] [美] E.P. 奥德姆. 生态学基础[M]. 孙儒泳, 等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 3-6.
 - [3] [13] 肖祥, 梁浩翰. 论公民生态素养及其培育[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6(4): 60-67.
 - [4] [9] 大卫·W·奥尔. 生态素养[J]. 世界教育信息, 2018(11): 9-16.
 - [5] 国务院关于2021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EB/OL]. <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422A07NQC00> 2022-04-22.
 - [6] Jambeck J R, Geyer R, Wilcox C, et al. 2015. Plastic waste inputs from land into the ocean [J]. Science, 347(6223): 768-771.
 - [7] 洪大用. 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调查与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7(2).
 - [8] 王晓君, 吴敬学, 蒋和平.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动态评价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J]. 自然资源学报, 2017(5): 864-876.
 - [10] 习近平.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 求是, 2019(3): 4-19.
- 作者简介: 章新风, 女, 1970.5, 汉族, 浙江温州人, 本科, 讲师, 研究方向: 成人教育。